

菲國會改選結果與影響

羅石圃

菲律賓國會——「國民議會」，已於今（一九八四）年五月十四日改選一百八十三名議員，事前一般都認定執政的「新社會運動黨」，挾驚人的聲勢再加上龐大的財力，面對在野黨的競爭，必將如秋風掃落葉，以總統兼黨魁的馬可仕，且聲言在野黨只能獲得廿至四十席。惟在野黨人則預料可操勝券，結果究竟如何？對馬可仕政權有何影響？反對黨何以能在被指為專制獨裁的政體下有此雄心？這些問題，都須從大選前的背景——尤其是艾奎諾被害所引起的國人悲念和國際注視以及經濟不景氣，加以分析，方可求得解答及展望菲國恢復民主政治的前途。

（一）菲律賓政制的嬗變由來

由七千多個島嶼組成的菲律賓，經過美國將近半個世紀的統治，在美方認為已經提高了大眾的知識水準，及養成了大批政治人才之後，乃決定讓非人經由自治而完全獨立，所以菲律賓在獲得獨立主權後，在政制上，一直是以美國為榜樣，實行三權分立，以總統為元首及行政首長，擁有行政大權，立法權則操之於由參眾兩院組成的國會，再加上獨立的司法機構，共同形成相互制衡的美式政體。總統任期，亦如美國憲法所規定的以四年為一任，連選得連任一次，所以總統任期，最多只能擔任八年^①。

國會議員每屆四年即須改選，但無任期限制，所以菲國雖到戰後始獲獨立，一直被稱為東南亞地區的民主橱窗。惟至一九七二年，馬可仕以總統身分，斷然宣佈實施戒嚴，組成軍法統治政府，解散國會，停止所有政黨活動，並以軍事法庭取代各級法院，對所有被逮捕的嫌犯，均付軍法審判。繼後即委任議員成立臨時國會，負責修訂憲法。在新憲法中，先是採英國政制，將行政

註① 「民主自由在菲律賓的評價」，本刊，第十二卷，第二期，拙著。

權賦予由國會多數黨黨魁擔任的國務總理，總統只領元首的虛銜，馬可仕則以總統兼任總理^②。

至一九八一年，再度修憲，將英國制改為法國制，由總統掌握行政大權，並無任期限制，由全民投票產生，國會由兩院制改為一院制，稱為「國民議會」。同年終止軍法統治，但頒佈了「反顛覆法」，及維持社會治安「安全法」，使總統有權下令逮捕嫌犯，仍然握有獨裁大權。一九七八年由選舉產生的「臨時國民議會」，規定總議席二百人，除官委議員十七人而外，其餘一百八十三人由選舉產生，至今年五月，六年任期已經屆滿，改選後，即成為正式「國民議會」，以致朝野都極為重視此次大選。雖然馬可仕的總統職位，須到一九八七年始行屆滿，在一九八一年結束軍法統治時，原應成立過渡政府，但經「臨時國民議會」決議，仍由政府繼續依新憲統治，以六年時間作為過渡時期^③，無怪此次「國民議會」大選，在野黨人以及大多數非人，都視為是否可以重回民主政治途途的重要關頭？

(一)馬可仕為何實施軍法統治

馬可仕為何實施軍法統治？不惜面對舉世民主潮流激盪而造成非國一段時間的逆流？在軍法政府統治期間，又何以將憲法一再修改？雖都經過公民投票得到贊成後，始予頒訂，此是否為反對黨人所指控的，公民投票結果都是出於政府壓力所使然？對這些問題，有仁智互見的答案，不過他採取這些舉措，固然是具有滿足個人壟斷政柄的私慾，也是情勢所逼，為了挽救國家的危機，不得不藉此撥亂反正。從他個人的立場而言：自一九六九年，他再度當選連任，已開非國獨立以來總統連任的先河，依照憲法規定，至一九七三年大選，便必須交卸政權。值此任期即將屆滿之際，斷然施行軍法統治，正可讓其繼續執政而無視於憲法規定的任期。

至於最初修改的憲法，採取英國的責任內閣制，曾被反對派指摘他蓄意將經由競選爭取無任期限制的國務總理，而由他的夫人伊美黛擔任虛銜的總統，造成家天下而長期壟斷政權。繼後馬可仕發現伊美黛所樹立的椒房勢力日益膨脹，頗有難於駕馭之勢，且有籠絡軍方形成牝雞司晨的企圖，遂不能不由他以總統兼總理，將憲法再修改為法國政制，俾由總統總攬行政大權；但在目標上，仍然是為了個人長期壟斷政柄。其實施軍法統治的企圖，是否完全如此？馬可仕也吐露過他為國家在美國式民主政制下面臨的重重危機，有不得不實施軍法統治以撥亂反正的苦衷。

註②〔菲律賓共和國憲法〕，一九七二年十一月廿九日，制憲大會通過頒佈，菲華商聯合印行。

註③〔菲律賓解除軍法統治的經緯與難題〕，本刊，第廿卷，第五期，拙著。

一九七四年元月，馬可仕向香港「英文虎報」記者指出：「……由選舉產生的議員與官員，實際上乃為人民的敵人，他們建立私人軍隊，用以欺壓恫嚇人民，然後收買選票，繼之以腐化司法……在整個歷史上，國會從未批准過一項全國性的開發計劃：犯罪者增加，乃由於他們受到了支持與庇護——罪犯總是能從民選議員獲得保護而擺脫制裁……」。談到新聞自由問題，他又指出在非律賓：「事實上新聞並不自由，它為寡頭所控制……他們冀圖鞏固既存的權力——使其本身特權保持不墜……例如經濟的改革，他們從不贊成……」④。這一席話，凡屬了解菲國情形的人，都會承認並不誇張，更重要的是，非共以「虎克黨」(Huks)為掩體，標榜「扶弱鋤強，抑富濟貧」，替農民向豪強討回公道，藉以控制農村選票，迫使競選者不敢不向它低頭接納其要求，並發動羣衆為反對黨競選者助威，打擊政府聲譽，使得民選議士與官員都成為共黨外圍而不自知。這更是菲國最嚴重的危機⑤。

(三) 回溯軍政府時期的功過

馬可仕甘冒專制獨裁的大不韙，為矯正非國實行美式民主自由而形成的亂局，不惜斷然實行軍法統治，在大權獨攬，擺脫了共黨利用民選議士及官員牽制的情況下，已否達成他所標榜的為民興利除害的目標？回顧軍政府在以鐵腕施政的初期，其政績可稱斐然有成。在社會秩序方面：由於所有豪強的私人軍隊均被解散，所擁有的械彈已被沒收，民間亦不許再有軍火買賣，遂使打劫與脅迫良民的事件都迅即降低，人民多慶幸可以樂業安居。尤其在衛生醫療方面，先前佔總人口百分之六十的地區，從未見到過醫護人員，至一九七四年，政府的醫療設施，已可照顧到全國半數以上的人口。至於將一向被豪門據為已有的公地，由政府分配給予農民耕種，並興修水利，由銀行開放農貸，造成農村欣欣向榮，更是有目共觀⑥。

在軍法統治的第一年，全國輸出額，即比上年增加了百分之五十七，外匯儲備亦由兩億四千萬美元，增加到一九七四年的十一億三千萬美元，繼後數年，出口額與儲備金都與年俱增，至一九七九年始告緩慢，檢討此一段期間造成經濟復甦的因素：一方面乃得力於農業改革而造成年年豐收，使農產品出口暢旺；另一方面又由於社會安定而吸引了外商大量投資設廠，工業產品亦迅速增加，觀光客的蜂湧而來也帶入了大量外匯。此外，與私梟勾結的海關人員，大多遭到革職，且因菲方表明不再索討沙巴，使

註④ 香港英文「虎報」，一九七四年一月廿五日，主編人納商(P. Viswa Nathan)撰。

註⑤ 「虎克黨為患菲律賓」，〔華盛頓明星報〕，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卅日—一九六九年一月二日連載，Donald Kirk撰。

註⑥ 同註③。

非馬聯合緝私重以沙巴爲立足點，再加上非馬印尼聯合海上巡邏緝私，不僅防堵了逃稅的漏洞，且造成非共與非回都難以獲得國外軍援^⑦。

誠然，馬可仕實施軍法統治，始終認爲這是憲法上賦予總統的權力——在非常時期可以下令軍方戒嚴，且表明了在家國社會恢復正常時即還政於民，重開大選。至於何以將軍法政府延長到了八年之久？他都諉之於公民投票所表現的民意而使然。反對派雖指摘他的公民投票都是舞弊作偽，但據一位久居馬尼拉的外籍人士面告「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記者：「誰也不能運用只佔少數的軍警官兵，治理一個四千多萬人口的國家，除非老百姓樂於接受治理」^⑧。這可說明公民投票的結果，絕大多數贊成他將軍法統治期間延長，並非子虛。

不過此一定居外國多年外籍人士的話，乃在一九七四年秋間所說。繼後由於馬氏夫婦裙帶關係集團，取代了過去豪門地主及財閥勢力，致使大多數平民受到他們的壓迫，較當年尤有過之，而國家經濟發展停滯，財政赤字和外債逐年激增，失業流亡載途，都促使非人羣起要求恢復民主，反對黨人更乘機而起。這便是馬可仕不得不於一九八一年宣佈結束軍法統治的由來，也是軍法統治前參院反對黨領袖艾奎諾於上年八月不惜冒被暗殺之險，斷然更名回菲部署參加今年「國民議會」大選，竟遭到殺身之禍的來龍。

(四)美國何以重視艾奎諾

馬可仕在實行軍法統治的八年期間，前四年確屬政績斐然，因爲他深知經濟發展可以使他爭取民心歸向，遂不惜高舉外債及引進外商投資，大力從事經濟建設。然而到了後四年則經濟成長停滯，加上債臺高築，財政收支赤字逐年激增，物價奔騰。近幾年來，菲國的經濟成長率，在「東協」國家中，都是最低，人口增長率又最高，每年達百分之二點五。其所負的外債，已由一九七二年的廿億美元，增加到了一九八三年的二百億美元以上。幣值貶降，刺激物價上升，加上縮減政府開支，使公務員薪津無法維持一家生活，貪污枉法、囤積居奇及黑市交易，更爲猖獗，而政府每年以數以億計的金錢支援的少數公司，受惠的又都是馬氏夫婦裙帶關係人^⑨。

註⑦ 同註⑥。

註⑧ 「菲律賓民主政治是否死亡」？〔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一九七四年八月五日报，記者克瑞斯勒(R. M. Chrysler)訪問馬可仕記。

註⑨ 「艾奎諾遇害事件與非政局」，新加坡〔南洋、星洲聯合早報〕，一九八四年元旦特刊——區域形勢第十版之三，余文鏡撰。

艾奎諾曾指摘這批裙帶關係集團一直在吸吮老百姓的血，以政府總理兼財長的比拉塔，雖然舉世都目他為經濟長才，無奈其財經政策，大多遭到了這批官親的反對與破壞而落空。至於馬可仕實施軍法統治時，標榜改革國民的貧富懸殊，俾達到均富社會的目標，其結果究竟如何？據紅衣主教辛海美於上年指出：「爲什麼我們需要協調？因爲廣大人民不平——不知爲何造成只佔百分之五的人口，却高佔財富三分之一，讓一千七百萬人掙扎於饑餓邊緣」^⑥？由此即可想見菲律賓的貧富懸殊情況，不僅沒有因馬可仕的軍管政府而改善，且較以前更有過之。由裙帶關係而興起的鉅富豪門，既引起了平民們的側目，更使在軍管下遭受貶抑甚至入獄或流亡國外的反對黨人，認定此乃從選場推翻馬可仕政權，使菲國恢復民主的大好契機。

一向被菲人稱爲政壇上閃爍明星的艾奎諾，在美國也受到十分重視，雖然他以國會反對黨領袖，在軍管時一變而成爲階下囚，至放逐赴美後，非但獲得「哈佛大學」與「麻省理工學院」基金資助，擔任高級研究員，且經常受到傳播界的訪問及名流們的青睞。在美菲僑及菲國流亡於歐美的政客，都對他馬首是瞻，而留在國內的在野黨人，更由於他的影響力而形成了不分黨派的大結合，聯合十二個政黨共同組成的「菲律賓民族民主同盟」，便是由他而促成。此一組織的主席，雖爲前參議員勞雷爾，但以艾氏作爲組織中的靈魂。

在非擁有「蘇比灣」和「克拉克」兩大海空軍基地的美國，對此一羣島組成的舊殖民地，並未由於菲國獨立而割斷「父子關係」淵源。馬可仕實行軍法統治，將美國式民主政治一變而成專制政體，雖引起美國人極其不滿，從國會到民間都興起一片抨擊之聲，然而華府當軸不僅多方容忍，且爲了在非軍事基地續租問題，不惜一再遷就菲方要求，將租期縮短，及承認每屆五年再重新談判續約，再議定應付的租金，顯示華府着眼的，乃在於菲國政局的穩定。不過到了馬可仕政權由於其裙帶集團的專橫造成國內天人怨，社會暴亂再起，加上馬氏本人健康不佳，美方乃認爲馬尼拉政府即將推陳出新。上年夏間舒茲國務卿訪菲，其隨行官員向記者透露：馬可仕政權已日薄西山，華府由於伊朗巴勒維垮臺後的沉重教訓，故不能不未雨綢繆。繼後艾奎諾由美回菲，爲了團結反對派參加今年「國民議會」大選，剛下飛機，即被謀害，於是掀起了大選前一連串的反政府風潮，顯然是由於艾氏被害，乃得到美方的暗中支持而使然^⑦。

(五)以艾案為競選主題的反對黨為何分裂

註⑥ 「菲律賓大選出現新局面」，香港《大公報》，一九八四年五月十六日，三版，譯載《法新社》馬尼拉十五日電。

註⑦ 「艾奎諾遇害對馬可仕政權的震撼」，本刊，廿三卷，第一期，拙著。

艾奎諾是前「自由黨」總書記，少年時便有神童之稱，不僅家世顯赫——祖父為爭取獨立的英雄，父親當過國會議長，他本人在十七歲又以「馬尼拉時報」記者，因採訪韓戰戰訊而馳名，其後當選市長及打拉省長，至當選參議員時，因不足法定年齡遭到反對黨挑戰，賴國會法官團表決通過，始進入議壇。他的辯才與組織能力及見解，早已贏得非人傾心。當馬可仕宣佈軍法統治前，他是參院反對黨領袖，且被「自由黨」推選為一九七三年大選時總統候選人。至戒嚴令實施時，他首先遭到逮捕下獄，經過軍法審判，被科以勾結叛黨重罪，其所以於判處死刑後得以緩刑，旋又准其假釋赴美就醫，正是由於馬可仕政權視他為頭號政敵，在唯恐觸犯衆怒而不敢處死他的情勢下，便只有讓他赴美長期流亡而不敢回鄉。

誰知他赴美後得到美國朝野的一致重視，且遙遙指揮反對黨化除軀域組成同盟，從而有十二個反對黨組成的「統一民族民主組織」。至於在馬可仕政權對在野黨處處設防而不擇手段的情勢下部署競選，他更有高明的策劃。其所以無視於馬尼拉的警告——叛徒已預定將他刺殺，及政府仍將在他回國後關入獄中服刑，毅然離美返菲，是因為他已斷定這都有助於他與在野黨人的競選，他並告訴「新聞週刊」記者稱：非人最佩服的是無懼無畏的英雄，政府將他再關入牢獄後，適足以作為他與選民之間的溝通橋樑^⑫。

上年八月廿一日，艾奎諾從美國以化名輾轉搭機回國，於剛抵馬尼拉機場時，即有三名軍人進入機倉將他單獨引出，剛步下扶梯，即遭到狙擊而飲彈致死。此不僅使佇候於機場柵門外迎接他回國的萬餘人，震驚悲忿，國際間也都表示同情與驚疑。其後艾氏出殯時百萬人執拂，及一連串的羣衆為他鳴冤而示威，要求政府緝捕兇徒，且指出政府所稱在當場被軍警鎗殺者並非兇兇，所稱本案乃共黨所為，企圖嫁禍政府，更屬遁詞。反對黨更乘機指控馬可仕政權消除政敵不擇手段，於一再要求馬氏交出權柄而未遂後，乃退一步主張在此次「國民議會」改選時，團結一致使更多反對黨人進入議壇，俾迫使馬可仕於失去國會多數議席後，不得不交卸政柄。

從上年八月下旬艾案發生後，至今年五月大選的一段期間，菲國掀起了競選浪潮，反對黨都是以艾案為主題。雖然艾氏從美回菲之前，伊美黛以第一夫人之尊不惜枉駕赴波士頓親訪他，於晤談時力勸他不可回國冒險置身之禍，且表明擁護她夫婦的份子，有時是難以控制^⑬。再者，在艾案發生之前不久，由馬可仕司機及私人保鏢一變而成四星上將的參謀總長——魏爾，倚賴伊美黛的支持而從副參謀總長羅慕斯將軍手中，接管了國家安全特種部隊指揮權。凡此蛛絲馬跡，不難窺見刺死艾氏的真兇及其幕後指使人。連菲政府總理比拉塔在國外聽到艾氏被害消息時，亦對記者表示政府人員有涉及行兇的可能。

註⑫ 同註⑪。

註⑬ 「艾奎諾死後——菲律賓前途莫測」，美國《時代週刊》，（南洋、星洲聯合早報），一九八三年九月十日，廿八版，林言摘譯。

反對黨挾艾案而興起競選宣傳，呼籲選民杯葛執政的「新社會運動黨」候選人，俾使馬可仕孤立而不得不轉移政權，這是由勞雷爾領導——也是艾奎諾生前竭力促成的「統一民族民主組織」爭取選民的大好機緣。其他反對黨及獨立候選人，照理也應加入此一統一組織，使由大團結而造成愈益增強之聲勢。然而恰好相反地，竟出現了杯葛大選和大力競選的兩派分道揚鑣，連艾氏的遺孀和艾的弟弟艾加皮特，也各行其是，前者主張遵從艾氏生前意願——經由大選爭取恢復民主，因而同意統一組織爭取選民的主張；後者則認為杯葛選舉，即可形成馬可仕政權的不合法，遂大力號召選民拒絕投票^⑭，這便造成了反對派的分裂，也正適合執政黨爭取選民的要求。

(六)馬可仕政權所受到的經濟壓力

從上年八月下旬艾案發生後，菲國所興起的反馬可仕政權的狂瀾洶湧，正好替在野黨開拓了今年五月競選的坦途，而使當政者感到壓力最重的，除羣衆暴亂狂瀾而外，則為經濟的陷於困境，外資紛紛撤離，國內資金外逃，再加上所欠的外債已增加到二百六十億美元。由於拖欠利息，外國銀行都拒絕續予貸款，連「國際貨幣基金會」，也表明須視今年五月的大選是否公正和平，始可對菲方要求的六億三千萬美元貸款從事洽談。

由於缺乏外匯輸入消費品，遂引起物價飛騰，通貨膨脹——今年一月，膨脹率已高達百分之卅三，加上「披索」貶值，因而造成了民間搶購日用品，商人又囤積居奇，雖經政府保證供應足夠的必需日用品，同時搜查囤積的商家，但以工商企業多因資金外逃而紛紛倒閉，其所形成的失業員工，更助長了反政府的羣衆風潮。在此多重壓力之下，馬可仕便只有向反對黨的要求一再讓步，尤其是關於如何促使大選公正清明，首先是應允接受工商界銀行家捐獻的七萬五千元，從事修訂選民名冊，以澈底消除選民名實不符形成選票作偽的指摘；其次是准許反對黨所指出的恢復以省為選區單位的要求^⑮。

在大選來臨前，反對黨固然是步調不一，甚至分道揚鑣，然而執政的「新社會運動黨」，也並非一志同心，其黨員中爭取黨內提名的人，便有一千八百餘人之多，而此次改選的議員只有一百八十三席，誠可謂粥少僧多。因此彼等甚至聲言如果得不到黨內提名，即宣告脫黨以獨立人士身分進入選場^⑯，顯示作為黨魁的馬可仕，在黨內決定提名時，便已煞費苦心，何況在選場上更

註⑭ 「艾奎諾幽靈繫繞菲律賓」，A路透社V格雷漢撰稿，〔南洋、星洲聯合早報〕，一九八四年四月廿七日，四十版，黃麗萍譯載。

註⑮ 同註⑭。

註⑯ 「菲大選局勢」，〔星島日報〕，一九八四年四月廿日，「星采」版，謝誠摘譯於〔世界新聞〕。

須面對大敵。此外由於馬尼拉大主教辛海美及羅馬天主教各層人員，都警告在大選中必須公正清廉，方可防止共黨暴亂乘機升級。爲了促使恢復民主政治，於是興起了「全國自由選舉運動」，使官方的「選舉監察委員會」，可由民間團體參加，而志願加入的人士，計有廿五萬人之多。另並採取電腦化快速點票方法，協助監察計算選票⑩。

投票的前一日雖有萬餘人在馬尼拉示威遊行，高呼「杯葛選舉」。但在投票當天——五月十四日，選民們前往投票的，則十分踴躍，斷不肯放棄神聖的一票。據「菲律賓通訊社」根據軍方消息報導，在競選期間，軍方曾與共黨叛徒發生過新的戰鬪，阻止他們對大選的破壞陰謀，擊斃了十四名叛徒，使自競選以來從騷亂中死亡者增至三百八十四人。在菲國中部東薩馬省，配備犀利武器的菲共「新人民軍」成員，曾於投票前兩日襲擊一處警察基地，與警察戰鬪，持續九十分鐘，有九名叛徒被擊斃。菲國歷屆大選所引起的暴亂，無不是一片血腥，使競選場變爲羣衆暴亂戰場。此次大選的死傷人數，較諸往昔，已微不足道⑪。

(七) 反對黨議席大增

大選已如期舉行，投票結果一延再展揭曉，一週後，仍未公佈正確的數字，以致投票者佔選民總數的比例如何？執政黨與在野黨當選人數究竟各有若干？更未見官方公開宣佈。惟據新加坡「南洋、星洲聯合早報」派駐馬尼拉記者黃麗萍於五月十八日報導：在已開出的當選議員一百七十二席中：計執政黨八十九人；反對黨八十三人——其中屬於「統一民族民主組織」者六十三人，「民族黨」六人，其他政黨二人，及十二名獨立人士，此乃根據「自由選舉運動」所統計的數字。至廿一日，又宣稱：執政黨贏得一〇一席，反對黨得八十二席。官方的選舉監督委員會對結果則尚未宣佈。顯示馬可仕在大選前所斷定的——執政黨在此次大選中，必能贏得壓倒性的多數，已由事實證明並非如此⑫。

作爲菲國首都的馬尼拉，早已置於第一夫人伊美黛的直轄之下，她並經常訪問貧民區，以扶持貧戶改善生活者自居，照理在選舉時，執政黨應該領先。誰知此次大選的結果恰好相反。在此一特區廿一個議席之中，反對黨贏得了十五席，執政黨只得到六席。此次結果，已由前最高法院大法官巴瑞多，以被委爲此次大選擔任大馬尼拉計票委員會主席身分公開宣佈，無怪他透露：當馬可仕和伊美黛聽到他報告此項結果時，一致都「大驚失色」。贏得馬尼拉議席的反對黨候選人，已於十七日在記者會上亮相，

註⑦ 「菲大選出現新局面」，「大公報」，一九八四年五月十六日，三版，譯載入法新社「馬尼拉十五日特奧多羅·貝尼尼電」。

註⑧ 「星島日報」，一九八四年五月十四日，三版。

註⑨ 「南洋、星洲聯合早報」，一九八四年五月十八日，一版。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當選人排名第一的卡諾前女法官，她是艾奎諾的表姐，至今仍被軟禁中。顯示她所得的選票領先，多少含有選民同情她與艾奎諾有親屬關係的成份，也說明了本屆大選，反對黨所得的席位，其所以大大超過馬可仕所估計的不過廿到四十席的預言，多半是由於艾奎諾的被害而感召到了選民的歸心^⑳。

由於大選已出現了執政黨屬於劣勢的現象，馬可仕迅即召集了閣議，訓令內閣須即提出總辭，俾便在大選後重新組內閣。這雖是例行的官樣文章，但他在大選前曾經宣佈，如果在大選中不能贏得議席的閣員，都須自動請求掛冠。現已證實在大選中被擊敗的執政黨候選人之中，包括有四名內閣部長，可見由馬可仕於上次「臨時國民議會」大選前，始拼湊而組成的「新社會運動黨」，其重要幹部多是爲了掙得官位而加入執政黨，在官位被削除後，便難免窩裏反，更會給予反對黨進攻的可乘之機。

(八) 結

論

此次選舉結果，縱使官方「選監委會」的統計與「自由選舉運動」所宣佈的相符，執政黨仍然領先九席，再加上「國民議會」全部二百個席位之中，規定有官委議員十七人，則執政黨所領先的席數，已增至廿六席。雖然此次選舉結果，反對黨在「國民議會」中仍爲少數黨，但其所增加的席位已大出乎一般人預料之外，表現選民熱衷於恢復民主而厭棄專制政權，所以「統一民族民主組織」主席勞雷爾，於馬尼拉市大選揭曉後，立即招待記者，偕同該黨所有膺選國會議員，一致表明：於進入國會後，第一件事，便是提出一項法案——以推翻憲法上「第六修正法令」所賦予總統的特權，藉使馬可仕於解除軍法統治後，其換湯不換藥的專制統治，不再有法律的根據。

不過此次當選馬尼拉議員的博雅——已七十高齡的非國第一位女法官，認爲修改此項法令並非易事，必須獲得四分之三的同意才能成功^㉑。由於此次改選的結果，反對黨所得的只有八十二個議席，距離全部二百席的四分之三——一百五十席，相差太多，可見修正法令在提出後勢必落空。而馬可仕的總統任期須至一九八七年始告屆滿，繼任者又將由公民投票產生，所以新「國民議會」中反對黨的席位雖已由前屆的十五席增加到八十二席，對馬可仕政權的施政，亦只能相機制衡。何況反對派膺選的八十二席之中，尚有不少獨立人士及在野小黨議員，難保他們不被當權者收買而置於政府旗下。

就非國的傳統而言：國會反對黨議員爲了打擊執政者，經常運用民衆興起風潮，甚至由示威而造成暴亂，藉以損毀政府權威

註⑳ 同註⑱。

註㉑ 同註⑱。

。今後反對黨議員爲了迫使健康欠佳的馬可仕自動退位及不敢再競選下屆總統，是否仍然會鼓動風潮？關於此事，艾奎諾生前已提出過警告：指出反對黨如企圖以暴亂迫使馬可仕還政於民，其結果適足以替非共奪權開路，而軍人又正好以阻止共黨奪權爲藉口，藉機接管政權，所以他一直力主反對黨須本甘地精神，以和平手段爭取恢復民主^②。在他回國被害後，當非國人民都忿怒填膺而興起波瀾壯闊的反政府羣衆風潮時，反對黨之所以始終都未從中利用以此作爲推翻馬可仕政權的手段，便是牢記著艾氏生前的警告。在馬可仕政權中形成擎天一柱的軍方，對此次大選造成反對黨抬頭的看法如何？國防部長安利爾於大選初步揭曉後表明：「人民已表達意見了，只要非國能有真正民主制度，執政黨受些挫折又有何妨」^③？至於與伊美黛聲氣相通的參謀總長魏爾，由於艾奎諾的被害，一般都指控他們兩人乃爲幕後指使者，故伊美黛已一再表明她將退出政壇，魏爾更不敢囂張，可見安利爾的話當可表示軍方無意干政。

非國今後嚴重的是經濟問題，如何渡過難關。美國爲了保持在非軍事基地，對非勢須續予經濟援助，美國的亞洲盟邦尤其日本與「東協」，亦與華府持同樣立場。雷根上年底訪日，曾與中曾根商量經援非國問題，表示雙方都有協助馬尼拉渡過經濟危機之認識。繼後東京即貸非兩億三千萬美元^④。至於美國對非基地租金九億美元，預料在非國此次大選後，美國會當可通過基地租約，照付租金。「亞西安」伙伴國亦將畀予援助，他如國際貨幣基金會對非的貸款六億三千萬美元，在華府影響下，將亦可於大選後照貸。至於非國所欠的外國銀行利息，預料在大選後政治漸趨安定的情形下，亦都可延期交付。總之，由於此次大選結果，已使非國恢復民主出現了一線曙光，其經濟情況當亦不致繼續黯淡下去。

一九八四年五月廿三日脫稿

註② 同註①。

註③ 「非國選舉後新情勢及其影響」，〔中國時報〕一九八四年五月廿一日，一版，「國際瞭望」欄。

註④ 法新社V東京電，一九八三年十一月十日，及一九八四年二月四日，〔朝日新聞〕。